

九旗古義述

古王者建國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以變民視故
賓祭師田修禮敷政咸以旗章爲九重肇自虞夏爰迄有周
三統循環五德更王於是有五旗以上法天官下應方色章
物燦然義咸有所取非苟爲別異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
物而巾車陳路建五正旗其文制昭哲不可增省先秦西漢
儒家大師如子夏叔孫通梁文之修爾雅毛公之傳詩尚能
識其大略東漢以後說經者寢失其義以汝南許君北海鄭
君之精博尙不無舛悟如許釋旃勿二丈皆未得其本制而
鄭以旛物旌旌各別爲旗皆無畫章又以旛爲卽大赤與大
白大麾應三代正色亦皆別爲旗爾雅之旌旆則爲喪旌咸
不在九旗之數而旗識古義沈寘千載矣自是以降劉成國
孫叔然郭景純以臆賈孔義疏率敷闡鄭詁無所匡益而司

常大閱大司馬治兵旗物錯文互見鄭君不得其說則歸諸常變空實之異禮堂弟子如趙商輩已疑之宋元迄今說禮者間持異論然皆未能有所發明余前箸周禮疏深善樂齋金氏禮箋說知大赤卽鳥旗大白卽熊旗大麾卽龜旐合之大常大旗而方色大備又攷正旛旌爲諸旗之通制其說皆致塙顯於旗物旒旆猶沿襲舊釋而於司常旗物則以爲賓祭陳路建旗之法與大司馬四時大閱治兵之禮異近儒懋堂段氏墨莊胡氏皆宗其說余初亦無以易之竊念師田之建旗所以表事章信段令如鄭君及金氏說應時更建變易無方則是適以滋惑於理難通況諦審司常建旗一經明冠以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云文義本相承貫而金氏鉅析章句以王建大常以下爲更端別起不冢大閱爲文其

說尤牽強揆之私心終未能釋然也積疑旬朞於今廿年庚子之夏畿輔告警

變輿西狩余里亦伏莽竊發邑城戒嚴索居無慘憂憤怫鬱輒精溫習經疏以自遣偶紉司常大司馬經注尋繹之綜覽舊詁疑信益甚適取詩禮爾雅諸經與九旗相涉之文悉心校覈竊疑詩干旄明箸旄旗則是鳥旗注旄不涉通帛而毛傳則云大夫之旂此案之鄭義必不可通者也鄉射禮記說國君獲旌于竟則龍旌既爲通帛何因復有龍章此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爾雅之釋旄云緇廣充幅而繼之以旆士喪禮不命之士銘旌以緇爲正幅而緇末末今文又爲旆經末既有旆文則緇正必礙旆制此與雅訓適合而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因其參互之迹以尋其閒罅覃思累日

始較然得其鯁理迺知周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五旗之外更無它旗所謂旛物者猶今

國徽之有正有鑲實爲諸旗之通制旛純而尊物駁而卑王侯孤卿尊則建旛大夫士卑則建物而自命士以上旂皆依命數唯不命之士無物則設旒物而小變之去其旂而屬以旒此其率較也若然旛物與旒旌不過就五正旗而別異之藉緡旂之通雜注羽之全析以別嫌辨等爾金氏旣得之於旒旌而仍失之於旛物則其疏也執是例以求之則知司常大司馬兩經文小異而義大同司常曰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而大司馬統駭之曰百官載旛則知孤卿所建者爲旛之旛大夫士所建者爲旛之物也司常曰帥都建旗而大司馬分揭之曰帥都載旛鄉家載物則知軍帥大小都所建者爲

旗之旛家邑所建者爲旗之物而鄉復卽司常之州里則知其所建者又爲旗之物也更以是推之詩禮爾雅則亦無不可通干旄之旗毛傳以爲大夫之旛卽司常之孤卿建旛

夫卽

鄉射記國君龍旛卽司常之諸侯建旂蓋孤卿所建之

旛卽旗而諸侯所建之旂皆旛也爾雅旂旒卽雜帛爲物之別制故士喪儀之以爲無物者之銘旌則知緇經異色亦卽雜帛之塙詁矣蓋諸經之不可理董者以是求之而弇然若引弦以知矩益信古經文例縵密非綜校互勘未易通其條貫也旣櫟括其略著之疏而以二千年承譌之舊義非反覆辯證無以釋學者之疑故別述是冊以究其說首舉司常大司馬九旗五正以著其等例而旁及爾雅常旂鄉射獲旛士喪銘旌諸文以廣其義證其它名制無關指要或舊釋已詳

咸不著於篇世變紛亟舊學榛蕪獨哀遺經無從質定安得
精挈禮學如金氏者與之權斯義之是非哉光緒辛丑孟陬
瑞安孫詒讓

九旗古義述

瑞安孫詒讓

釋九旗五正第一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旌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旛

巾車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旂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鄭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繆旂則屬焉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大赤九旗之通帛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

金榜云王朝有大事陳五路於九旗取五大常爲日月大旂爲交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殷

白夏黑有虞氏之旂以青歟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縹素陞
龍於縹是大常纁色象中黃之色也陳路所建各象其方
色兼取備四代旗章

案九旗名制備於司常綜而論之其正旗唯五曰常曰旂

曰旗曰旂曰旄五路之所建也五者隨章異物其曰旄

正字

作旄周禮以或體

作旄各以其舊

曰旄

經典並段

爲縹旂之異名曰旄

旄爲注羽之異名四者卽就五正旗爲之別異乃旗物之

通制非於五旗之外別爲章物也五旗備五色大常爲最

尊其色纁亦與周之正色相近次則大旂爲虞制色青次

大旗爲周制色赤

國語吳語云左軍皆赤常赤旗依轉人

後文不

故謂之大赤次大旗爲殷制色白

吳語王載白旗

次也

注云熊虎爲旗足

故謂之大白次大旄爲夏制色黑謂之

謹鄭用絳帛之誤

大麾五路所建卽正旗五亦非別爲旗物在司常九旗之外也自鄭謂九旗帛同用絳又誤釋大赤爲通帛之旛以是推之殷大白夏大麾皆色別無畫章咸九旗所不數於是五正旗之外旣別有旛物旛旌又增大白大麾二旗而周遂有十一旗徽章古制殺亂甚矣金氏本陸佃呂大臨陳傅良等說辨正五正旗及大赤大白旛旌諸義其說皆致塙而於旛物尙沿鄭說之誤今通攷諸經知五正旗應五方色不可增省旛物爲五旗之通制旣不得妄分而旛旆爲麾物之別制又不得誤合而後詩禮羣經之義乃可通學者必知此而後可以辨九旗之物矣

駟人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

王引之王宗棟並謂當作旛是也

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

在矢以象弧也注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爲旗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爲旗師當作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禮記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孔疏引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皆放其星龍旂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金鸞云司常交龍爲旂卽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卽右白虎

也鳥隼爲旗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旛卽後玄武也然則日月爲常卽招搖在上矣左氏桓二年傳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云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旌旗象天之明若然大常必畫北斗三辰謂日月北斗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有七星之旗七星卽北斗也

案五旗分象五官星象崔靈恩陳祥道江永並據駟人以釋曲禮四旗其說亦致塙金氏又以招搖爲大常畫北斗義尤完備此亦足證正旗止有五不當別有旛物等也又依金說畫招搖者唯大常而崔靈恩則謂四旗皆有畫星不知塙否據國策齊策說魏王建七星之旗

此或爲朱鳥宿之七星旗

屬南方正象鶡火也

則似四方旗皆畫七星但曲禮義究當以金氏

爲正耳

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注云四者旂旗之屬也綬當爲綬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綬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金梲云綬卽大麾亦謂之大綬詩韓奕淑旗綬章毛傳云綬大綬也

案此卽旂旒旗旒四代旗章也禮記文本無誤鄭讀以虞夏互易非是又鄭意以大白大麾竝爲旌之異制又以綬爲唯有旄羽而無繆旂亦皆不塙詳後以上四旗魯用王禮得備四代旗章唯無大常蓋其尊無上雖公侯不得建也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旂夏后氏立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

也周黃地之道也 又云旂章夏以日月尙明也殷以虎尙威也周以龍尙文也

案司馬法此文卽據旂旗常三旗言之明三代旗章皆有畫章以緇旒爲玄者玄緇色略同故通言不別周黃卽指大常纁縹與爾雅同此三旗以通三統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正黑統旗黑正白統旗白正赤統旗赤與此相應若如鄭說九旗同用絳又以周大赤爲通帛之旌與殷大白夏大麾同無畫章則周旗不得有玄白黃三色而夏殷旗又不得有日月虎龍諸章

周旒無日月蓋夏制本有之周以日月畫於大

常故它旗不以是爲章耳亦足證其誤

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

穀梁昭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諸侯置三麾楊士勛疏引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

案大戴之五色卽五正旗各應方色與月令五時旗同此可證司常注九旗帛皆用絳之誤穀梁天子五麾亦指五正旗言之與巾車陳路建旗正同諸侯三麾則於五旗中去二其一蓋爲大常以其爲王旌非侯國所得建其一則不審何旗明堂位魯備四代制則是有四麾似平諸侯不得有此但依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旂禮等通例上得兼下則以下四旗諸侯宜得通用蓋陳儀衛則止設三旗不得備陳之耳

釋旂物第二

司常通帛爲旂雜帛爲物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

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案旛物者五旗之通制巾車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皆

旛也左傳之少帛

即小

王制之小綬

即小

皆物也凡五正

旗各有旛有物通帛者謂以同色之帛爲繆旂繆與旂上

下通一色也雜帛者謂繆與旂異色上下色相閒雜旛純

則尊物雜則卑敘爵則尊者建旛卑者建物表事則大者

建旛小者建物故鄉射記說國君射獲旌于竟則龍旛卽

大旂之爲旛制者自鄭誤以旛爲不畫者則龍旛之文不

可通矣物之別制末有爲燕尾者

詳後釋爾雅旛旛

與旛物恒制

絕異古經典別謂之旛

司常大夫士建物

命以下則物亦有四旂三旂一旂

之等

但旛末爲燕尾旛則不爾此其異也

士喪禮銘旌不命之士雖無物亦有一旛

自鄭誤以通帛

爲無飾雜帛爲雜色飾側而五旗之外別增三旗於是司

常大司馬建旗載旗兩文舛迕不合此必不可通者也
又案大赤爲周當代之正旗必無反不在五正旗之內者
皆由鄭不知旛物爲諸旗之通制故有是誤說也雜帛亦
非徒側飾之異詳後

爾雅釋天因章曰旃郭注云以帛練爲旃因其文章不復畫

之周禮曰通帛爲旃

左傳僖二十年孔疏引孫炎云因其緇色以爲旃章不畫之與郭說同

案旃卽旛之正字凡旛有縹有旂而必同色故曰因章謂
縹旂相因不間以他色也郭釋爲不畫亦沿鄭及孫叔然
說之誤不知因章猶司常云通帛章卽謂帛色非畫章若
云不畫便成無章何得云因章邪

又案詩鄘風干旌首章云子子干旌次章云子子干旌三
章云子子干旌此謂建旗而注以旌旌卽大司馬之百官

載旗司常之旂車建旌也毛傳於首章云子子千旌之貌
注旌於千首大夫之旂詩曰旌曰旗曰旌而無旂文毛知
爲旂者蓋以彼旗卽大夫所建之旂實隱據司常孤卿建
旂大司馬百官載旗兩文爲釋卿亦上大夫故是五正旗
皆有旂毛公固知之故於傳特箸此語以補其義西漢經
師詁釋精審非後世所能及也

又案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禮云置旂以爲轅門毛詩小
雅車攻傳亦云褐纒旂以爲門而國語齊語說周襄王賞
齊侯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韋注謂渠門卽建旂爲門
今攷五旂唯旗色赤彼赤旂與龍旂不同龍旂色青當卽巾車
之大赤亦卽司常鳥隼之旗而置旗爲門又卽穀梁毛詩
之置旂爲門綜合諸文知諸侯田獵卽以大旗之旂表門

則天子田獵以旃表門不知用何旗或卽用日月之大常與

說文舛部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亡歟从舛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旃重文旃或从重

案曲柄之旃經典無見文未知許說何據漢書田蚡傳列曲旃顏注引蘇林云禮大夫立曲旃蓋漢時有此說竊疑曲旃卽鄉射禮之鴻脰蓋扛首曲而旁出以縣弧繆者此實諸旗之通制不徒旃有是制亦非專爲大夫之禮也依司常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則旃非大夫所得建蘇林引禮或據上大夫卿言之與

又案孟子萬章篇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趙岐注云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旃旌有鈴者旌注旄竿首者左昭二十年傳則云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二文小異以孟子攷之以旃招虞人蓋大旃之旃不注羽旄者士以旃則旃旃有鈴亦不注羽旄大夫以旃亦仍是旃旃但注羽旄以示別異大略如是此皆別有取義與建旗物等衰不同左傳唯大夫用旃餘皆不用旗物則傳聞之異爾

說文勿部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重文旂或从𠂔

案勿卽物之本字物爲旗旗旒之通制則不定三旂許據字形釋之實非通法也依爾雅旒旒之制則雜帛當爲上

下幅異色許云幅半異似謂繆幅亦中分半異恐古制未必如是大司馬治兵云鄉家載物許云州里所建州里卽鄉也

釋名釋兵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也通皆赤色爲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雜帛爲物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

案劉說略本鄭義但物依鄭正幅爲赤繒而以白繒飾其

側

說文糸部素白致緇也

依許義則幅半異不著何色依劉說則以

雜色飾側爲燕尾又與鄭小異然皆與經義不合又司常大司馬並不云將帥建物劉說亦恐有誤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案綏麾字通大綏卽大麾亦卽龜旄之爲旌制者小綏與

大綬相對蓋卽旛之爲物制者也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與王制略同

又案凡旗物並以旛物分大小如大白大赤大麾爲旛小白小綬爲物是也據王制說則諸侯旗亦有爲物制者但不常用耳

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 又云斬二女縣諸小白 又云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孔晁注云素質白旗案大白卽熊旗之爲旛制者牧誓謂之白旄旗亦注旄羽也小白與大白相對當卽旗之爲物制者與旛物爲小綬可互證素質之旗蓋亦卽小白也

左定四年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棧旃旌杜注云少帛雜帛也績棧大赤取染草名也

案此少帛卽小白亦卽旗物帛白字通

本王引

杜依本字

爲釋未塢

史記衛世家集解引賈逵說同卽杜所本

精枝疑卽旒物

詳後釋爾雅旒旒

猶士喪禮銘旌之用經旆

從今

杜注亦失之旆旌疑卽大

旆以諸侯之正旗故直稱旆旌不箸旗名孔疏謂大赤卽是旆枝言旆尾旆言旆身則合精茂旆旌爲一不知旆爲繼旆之帛不得繫之旆也

釋旌旌第三

司常全羽爲旌析羽爲旌道車載旌旆車載旌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注旌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旆車水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

賈疏云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

據眾有者而言或解以爲旛旌之下亦有旌旒而用絳帛也

金榜云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帥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曰旛曰旌則以有羽者爲異道車載旛旂車載旌是也道車謂象路旂車謂革路木路鄭君解旂車專云木路於五路遺其一左氏春秋帥旂闕四十乘謂旂車之補闕者是革路亦名旂車旛旌皆張縵幅屬旒焉畫於縵如日月爲常以下

案金說是也注云九旗之帛則鄭謂旛旌亦有縵可知但不知其爲五旗之通制亦有畫章則其疏也賈氏前一說謂旛旌直有羽無旂鄭本無是義也

夏采掌大喪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注云故書綬作禮杜子春云當爲綬禮非是也立謂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則旂旂有是綬者當作綬字之誤也綬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綬者

金榜云夏采乘車建禮復於四郊禮當爲旒說文旒亦作禮因訛而爲禮杜子春改綬鄭君又讀從綬皆非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綬復又云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綬復綬皆旒之譌言其旒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旒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於生失之矣

案金說亦是也據夏采注說則鄭謂虞制有無旒之綬明周時除大喪外不用無旒之旗其說雖不塙然可證鄭謂

旛旌非直有羽無帛矣

孫叔然說旌亦有旛終郭景純說同並本鄭義詳後

又案九旗自五方正旗外餘皆諸旗通制旛旌當如金說

卽就五正旗注羽以示別異未有無帛者旌之無帛者鄉

射禮謂之翽旌

詳後

非九旗所用自鄭誤謂旛旌別爲一旗

有帛無畫章賈疏又并謂無帛詩千旌左成十六年孔疏

說並同於經皆不可通金氏始攷正之其說不可易也

爾雅釋天注旌首日旌郭注云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

旛

詩千旌疏引李巡云旛牛尾注千首又引孫炎云旛之采羽注旛上也其下亦有旛終

說文舛部游車載旛析羽注旛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從舛

生聲

金匱云析羽爲旛亦有注斃牛尾者故爾雅云注旛首日

旛左氏春秋又謂之羽旛晉人假羽旛於鄭明日或飾以

會是兵車之會故載羽旄又名爲旄詩出車設此旄矣建
彼旄矣兵車之旄也車改建旄設旄田車之旄也

釋周禮大閱治兵旗物第四

司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

建旌大夫士建物師

王念孫段玉裁阮元並謂當作師是也

都建旗州里建旗

縣鄙建旐道車載旐旂車載旌鄭注云仲冬教大閱司馬主

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

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

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

當作師

都

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

當作師

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

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

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大閱王乘戎路

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

載旗師

當作帥

都載旛鄉家

今本誤遂今正

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鄭注云軍吏諸軍帥也師

當作帥

都遂大

夫也鄉遂

當作家

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

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

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

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

中冬教大閱鄭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

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

軍之時空辟實

案四時肄兵春振旅夏蒐舍秋治兵冬大閱其旗物並同

大司馬箬治兵之旗物司常箬大閱之旗物兩經亦本不異唯以經文有錯綜參互注疏家咸不得其解今略辯之蓋司常大司馬兩經有同文有異文有錯文如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大司馬亦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此同文重出也司常云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而大司馬則云百官載旗明孤卿所建爲旌之旌大夫士所建爲旗之物聘禮使卿云載旌卽旗旌也其注羽蓋當爲旌雜記大夫士行死而於道以其綬復綬卽旌之借字則卿行道亦載旌矣而大司馬百官載旗亦兼含旌物可知也司常云帥都建旗而大司馬云軍吏載旗帥都載旌帥爲軍將卽軍吏之最尊者明軍將及大小都所建者爲旗旌軍將皆命卿大小此與孤卿建旌等差亦正相應其師帥以下軍吏雖亦同建旗而當爲物經雖無文可約推也司常云州里建旗大

司馬云鄉家載物州里卽鄉明州里所建爲旛之物而鄉大夫爲卿則雖亦建旛而當爲旛經雖無文亦可約推也至家爲家邑當與都相對以都建旗旛例之則家雖與鄉同建物家邑爲大夫采邑此與大夫士建物文亦相應而所建之物實當爲旗而非旛亦可約推也此皆異文互見也司常云縣鄙建旐而不及郊野大司馬云郊野載旐而不云縣鄙縣鄙爲公邑郊爲四郊野爲六遂亦含有公邑兩職詳略異而義足互相備此錯文偏舉也蓋兩經文雖岐互苟知旛物爲諸旗通制則無不斟酌畫一而卿以上建旛大夫以下建物實禮經微號之大例學者以此例校之可以得其會通矣又案司常大司馬兩職所建旗物本同而自王與諸侯帥都外文多錯異如司常孤卿大夫士卽大司馬之百官司

常之州里卽大司馬之鄉司常唯有帥都而太司馬則又有軍吏及家司常有縣鄙而大司馬則別有郊野文雖似並互而義實相備鄭君不得其條理故多誤解如帥都帥

當爲軍將都當爲大小都

都略本江永說

而鄭合爲一於司常則

釋爲六鄉六遂大夫於大司馬又謂專屬遂大夫

因鄉家經別見

也鄉家當爲六鄉及家邑而鄭亦合爲一而釋爲六鄉大

夫縣鄙當爲公邑

略本吳廷華說

而鄭釋爲六遂之屬與州里爲

六鄉之屬互約言之郊爲四郊之吏本在六鄉之外而鄭

以爲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皆於經不合賈疏及詩干旌

孔疏推衍鄭義釋鄉遂吏建旗互約之文復多舛互皆不

可通其說甚鉅合不悉著也

並詳周禮正義

又案司常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爲旗物之通例凡五正

旗不論所建爲何而自卿以上皆屬旛大夫以下皆屬物
區畛較然雜而不遞自鄭以旛物別爲旗在五旗之外而
經文遂不可通故同此帥都也何以忽而載旛忽而建旗
孤卿大夫士同此百官也何以忽而旛物異建忽而又同
載旗其他差迂甚多鄭知其難通遂謂司常大閱異於大
司馬治兵爲空避實又以大閱之孤卿大夫士爲但奉王
政教治兵百官則以屬從王皆凡說無徵又巾車大白大
麾卽五旗之旗旐而鄭謂各別爲旗賈疏又引鄭志荅趙
商問巾車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而大司馬治兵王
載大常之異云白者殷之正色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
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云麾夏之正色春夏尙生
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

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其說尤牽強殊不可通金輔之知鄭說之誤而又謂司常爲平時建旗不冢大閱爲文創趾適屨其爲違失經義一也

又案司常經文敘九旗以臚物次常旂之後旗旗旐之前者以旐尊物卑常旂爲王侯之旗卿大夫以下不得建疑唯有臚而無物旗旗旐三旗通於卿大夫士則臚物兩有故經列臚物於五旗之間蓋亦錯文以示別異古經文例變化不拘故常而皆有微意精義於此可見大司馬治兵章敘次與司常同唯以旗列臚物前則文偶不次不爲義例也

陳路金路
建大旂

觀禮侯氏
乘墨車載
龍旂

大閱諸侯
建旂治
兵諸侯載
旂

雜記諸侯
行而死於
道以其綬
復案綬
卽旌

鄉射記國君
射於郊以
獲於竟則
旌案依注
於郊大射
竟實射旌

鳥隼旗
爲旗赤帛
不注通

羽巾車
大赤

旗旌旌

旗旌旌

旗物
帛不注
雜羽

旗物旌
注全羽

旗物旌
注析羽

陳路象路
建大赤

聘禮使者
載旌案
使者卽卿

大閱孤卿
建旌治
兵百官載
旌

大閱大夫
士建物
治兵百官
載旌

		熊虎旗 爲旗	
	陳路革路 建大白	羽素帛不注 大白巾車	
		旗幟旌	于喪記薦 乘車載旗 注云攝卿
	大閱帥都建 旗治兵都建 載旌治兵 軍吏載旗 案軍將命 節帥大卿 長爲都	旗旌旌	大閱州里 建旗案 當建旗旌
		旗物 書史記小 白左傳作 少帛	
		旗物旌	維記大夫 士死於道 以其綬復 案當用
治兵家戰 物	治兵軍吏載 旗案師帥 中大夫以下 至伍長下 並建旗物	旗物旌	大閱州里 建旗治 兵鄉載物 州里所建 說文物

五旗繡旂度數表附

旗名	旂數	繡長	繡廣	旂長	旂廣
大常	十二旂	長三尋 二丈四尺依杜佑說一幅長一尋則五旗當同度未知是否	七尺二寸	長三尋 依孫炎說旂施推之依士喪禮銘旂推之當六尋	六寸 以十二乘之得二寸
大旂	九旂	長二尋半 二丈六尺		長二尋半 依銘旂推之當五尋	六寸 以九乘之得五寸
大旗	七旂 諸侯及孤卿大夫士各依命數令不具列下同	長二尋 一丈六尺	四尺八寸	長二尋 依銘旂推之當四尋	六寸 以七乘之得四寸二分
旗物	同	同	同	同	同

大旗

六旂
人說文作旂

長尋半二丈

三尺六寸

長尋半
依銘旂推之當三尋

六寸
以六乘之三分布

旗物

同

同

同

同

同

大旄

四旂

長尋
八尺

充幅二尺四寸長尋

依銘旂推之當

六寸
以四乘之三分布

旄物

同

同

同

同

同

旄物

一旂

長尋

充幅二尺四寸

旄長尋
孫炎說依銘旂末推之當二尋

旄
以銘旂末推之當亦二尺四寸

案五旗繆旂長廣之度禮經無見文唯爾雅說旐云繡廣

充幅

王制孔疏說帛幅廣二尺四寸

長尋孫叔然注說旐亦長尋

見是與後

繆等則旂長亦當同也旂廣無文以龜旐四旂推約之每旂蓋廣六寸分布繆末四旂合之適盡二尺四寸之幅廣合姑以是爲根數各以半度相益推之由旐繆長一尋益半尋爲旗長一尋有半再益半尋爲旗長二尋再益半尋爲旂長二尋有半再益半尋爲常長三尋也依孫說繆旂長正等而依士喪禮銘旌經末倍於正幅則諸旗旂旐之長似皆當加一倍今未能定姑兩存之其繆廣亦自旐充幅二尺四寸益半幅爲旗廣三尺六寸再益半幅爲旗廣四尺八寸充二幅再益半幅爲旂廣六尺再益半幅而爲常廣七尺二寸也充三幅以每旂六寸注繆末常十有二旂旗

六旂旒四旂分布之皆適盡其繆廣唯旂九旂旗七旂分布其繆不盡者六寸又巾車輅人所說旂數皆天子制諸侯卿大夫士各依命數差降其旂數亦減則皆不盡正幅之廣也此雖無正文而以分率推約似尙可通故爲表以明之俟學者詳焉

又案依司常賈疏引禮緯及廣雅說旂旗之杠士三仞合據銘旂繆長推之則旂長三尋與杠長正等而廣充幅則易仞爲咫也幅廣三咫以此次之天子杠九仞大常繆旂其長九尋與彼亦相等而廣七尺二寸亦正符九咫之數比例並相合但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以旂旗旗長廣之度校之則不盡合耳

又案通典嘉禮說大常云其制杠長九仞以素錦綢之以

絳帛一幅爲繆附於杠畫龍於繆上又屬十二旂於繆首
長十二仞每旂皆畫交龍十二令攷大常用纁帛爾雅有
明文杜云絳帛乃沿鄭司常注之誤又旂屬於繆末大注
云旂其屬不當屬於繆首此說尤誤國語齊語韋注云正
繆垂者也以旂爲屬繆幅爲繆旁屬爲旂韋
旁亦不塢

又依杜說則常繆長亦止一幅卽與爾雅旂長一尋同蓋
謂五正旗之繆長並同而旂長十二仞較之杠長猶多三
仞繆旣太短旂復太長覈之漢魏舊說亦並不合不知何
據

釋爾雅常旌旒旒第五

爾雅釋天素錦綢杠纁帛繆素陞龍于繆練旒九飾以組維
以纁郭注云以白地韜旗之竿纁帛絳也繆眾旂所著畫白

龍於繆令上向練絳練也用纂

今本作纂誤從釋文或本正

組飾旒之邊

用朱纁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

案釋天此章卽大常之旒也金榜謂纁象中黃之色其說

甚瑣司馬法云旂周黃人之道也卽指大常言之明常旂

二旗並周之特制也常旒有繆有序而同爲纁色所謂因

章曰旂

詳前釋旒物

郭注謂練旒亦用纁是也而說因章爲不

復畫

見前

則沿鄭司常注之誤

又案凡旒繆旂同色而大常陞龍獨用素者取其易辨識

也旂物之有畫章所以相別異若纁繆之上更以纁爲陞

龍則遠望之繆章同色易眩觀瞻於理不可故必用素爲

之此與因章之義不相礙也

又案依爾雅說大常之龍章卽箸於繆郭云畫白龍於繆

之上是也

詩大雅六月孔疏引孫炎釋錯革鳥曰

而郭於

熈云畫急疾之鳥於繆也說亦不誤

有鈴曰旂注則云畫交龍於旒殊誤據觀禮鄭注謂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則正章必畫於繆附章或有畫於旂者不得如郭氏說也

金榜云天子大常龍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旒爾雅不言日月下又云練旒九蓋周秦閒之儒往往以諸侯禮制上說天子故樂記亦云龍旂九旂天子之旌

案金說是也荀子禮論篇史記禮書並云天子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國策齊策亦云魏王行王禮建九旂並以九旂屬王旌蓋皆戰國時沿襲之誤也大常畫交龍故升降兼備釋天止有陞龍無降龍者疑亦禮家之別說觀禮賈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

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白虎通引傳文承大旗之下似卽據旗章言之謂天子大常唯有升龍諸侯大旂唯有降龍與周禮說小異賈彼疏謂彼引傳據龍衮而言於文義似不甚合也

合本白虎通義無此文

又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曰旆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旒末爲燕尾者義見詩

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孫炎云緇黑繪也帛續旒末亦長

尋詩曰帛旆英英是也

郝懿行云充終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然則旒之制以帛廣二尺四寸長八尺爲之也

案此卽龜旒之制鄭司常注謂九旗同用絳帛而援此以釋檀弓喪禮之旗蓋以用緇者爲喪旌其義非也凡旒旌縵旂皆用緇帛故史記秦本紀謂之皂旂此繼旒之旆卽

物之別制當用襍帛攷左定四年傳有綉棧

棧記注作櫟棧棧旆之段

借字說文糸部綉赤綉也

疑旆旆當以赤綉爲旆士喪禮銘旌亦以綉

爲正幅而經末卽擬旆旆爲之赤經色同旆末字通可相

比例也

考工記畫績之事云赤與黑相次也

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毛傳云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旆者也蓋鳥章

爲旗旗白旆爲旆物二旗不同毛釋甚分明但據其說則

旆又有用白爲旆者

畫績云白與黑謂之黼

然則雜帛者蓋無定色

之稱與正幅之繆必應方色異也孫炎引詩又作帛旆則

今本毛詩白或當爲帛之誤未可定耳

又案正旗凡五釋天有其四

唯無熊虎爲旗一句近郝懿行則據文選西京賦薛綜注

引有此四字今攷廣雅釋天有此文儻爾雅本有張揖注必不重出薛張同時所見本當同西京賦注偶誤記耳而

此二旗特詳又旆亦有旛而獨釋物旆之制者蓋五旗以

常爲最尊旒爲最卑於尊者舉旒卑者舉物取其可互相推約文不具也

又案說文勿部謂勿三旂明物亦有旂此易旂而以旂繼旒者乃旒物之別制也凡五旗旂數不同蓋皆充繆之廣分注之於末如旒繆廣充幅二尺四寸四旂則每旂六寸分綴繆末適滿也若然三旂則不盡者六寸二旂則不盡者尺二寸一旂則不盡者尺八寸廣狹相懸似不雅觀或當略增其度以充正幅之廣與

又案此旒長一尋旒長經無文依孫叔然說則繆與旒長正等合上下止二尋然依士喪禮銘旌末倍正幅杠長三尺則旒長亦當倍正幅與杠長相應疑此旒亦當長二尋合旒爲三尋旒旒亦士所建鄉射禮獲旌杠長二仞廣雅

釋天說旌旗之杠士三仞咸足以相證孫說恐不盡塙也

又案左昭十二年傳云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杜注云

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旂也此旆爲垂旂之通語與繼旐

之旆不同然亦旆屬旐末引申之義也

信二十八年傳大旆之左旆彼大

旆爲晉君所建當卽大旆則又段爲旌旗之通名

說文从部旐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游旌旗之流也旐旐胡

也謂旗幅之下垂者

今本批此七字段玉裁據集韻類篇韻會校增

糸部縵旌旗之

游所屬

二字依段校增也

公羊宣十一年何休注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

曰旐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旗注旌首曰旌

釋名釋兵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雜帛爲物以雜色綴

其邊如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

案許何劉釋旒旆咸本雅訓劉云白旒者據詩六月文其
曰殷旒者蓋以白旒爲小白也孫叔然引詩白作帛諦釋
釋名以帛繼旒之文疑劉所據本或與孫同其釋物義略
本何劭公但何說旒如燕尾乃據旒末言之劉以此通釋
物制又以繼末爲繼邊並與何悞舛異似誤以正幅之重
牙爲旒也許書唐胡亦卽旒旆之別名並詳後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設崇殷也綱練設旒夏也注
云崇牙旒旗飾也綱練以練綱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
旌之旒繼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綱杠
明堂位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綱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纓注
云綬亦旌旗之綬夏綬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重牙
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纓皆喪葬之飾周大喪葬

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鬃從遺車爾雅說旌旗曰素錦
綢杠纁帛繆素升龍於繆練旒九

案鄭禮記注亦據雅訓爲釋又釋崇牙爲刻繒爲重牙以
飾其側釋名雜色綴邊如燕尾之說似卽隱據彼文但彼
重牙謂繆側刻出爲橦牙實與燕尾不同而何劭公所謂
如燕尾者自是旒末之旒又非正幅之飾不可傳合爲一
又左傳昭十二年孔疏謂九旗游數多者旁綴於繆其軍
前之旒當如郭氏燕尾之說此又兼用劉郭諸家之義而
謂停之不知諸說本不同強爲牽傳必不可通也

又案檀弓所說卽喪禮乘車所建之旌猶士喪禮乘車建

旒

士當建物此建旒者鄭云攝卿是也

孔子爲魯大夫當用旗旌

亦攝卿

而設

旒者蓋公西華欲備三代之制以示殊異故不用恆禮與

又案檀弓鄭注據爾雅以釋旒制而改定其文云旌之旒
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其難通有三釋天所云本屬旒之
正幅言之今云旌之旒則與屬末之旒混殺無別其難通
一凡九旗皆用帛釋天所謂緇者亦本謂緇帛鄭以喪葬
所用改帛爲布與恆制不合土喪禮銘旌用緇經爲之經注並不著布帛未能定也
其難通二布帛之幅本不同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則廣
二尺四寸今以布易帛而仍其充幅之度文雖無改而廣
已殺二寸矣於古亦無徵其難通三也蓋鄭意旒當以絳
帛爲繆而以用緇爲喪旌之專制故其說如是不知五旗
配五方緇自是旒之正色非喪禮也

又案五旗之旂皆依命數二旂以上分布繆末中雖有疏
密閒隙而其左右皆得盡繆兩側整齊無闕至一旂則與

正幅廣狹懸殊綴之繆末兩側餘地不盡者甚多未審其制何如至旄物別制易旂爲旆以士喪銘旌末與正幅同廣三寸推之疑旆亦當於繆末綴以與繆相等之帛如旆正幅廣充幅則旆亦廣充幅也以其一旆與一旂略同嫌其稍混故爲燕尾以示別異蓋修其旁以求方整而刻其端以辨等衰義固各有當矣士喪不命之士無物其旆爲旆從合則旆旆當亦不命之士所建蓋不命則無物如送吏之旆而在軍領眾又不可無以爲之表識故倣旆物而小變之因謂之旆國語吳語夫差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嬖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常以彼文推之將軍載常蓋卽旗旌通言之五旗皆得稱常大行人說五等諸嬖建旌皆曰常是也嬖大夫建旌蓋卽旗物之屬旂而注析羽者官

師建肥胡

文選吳都賦作祀姑誤

蓋卽旗物之屬旂者

惠士奇謂肥胡爲卽司常

注之小識識被之身者與說文不合恐非是

韋昭注云肥胡幡也說文以旂胡

爲旌旗之下垂者旂胡卽肥胡亦卽繼旆之旂也

段玉裁謂旂胡

卽旗之正幅誤

說文肉部云胡牛顙垂也旂綴旒末下垂而長與

獸之顙胡下垂相似故有肥胡之稱矣

吳語官師亦見祭法爲中下土之通

稱吳語又云官師攡鐸卽大司馬職所云兩司馬執鐸周禮兩司馬以下士爲之侯國降於天子或用不命之士故

旂與旆旒

又案旆旆爲不命之士所建以士喪銘旌決之殆無疑義

不命之士唯六遂之鄰長萬五千人員數最多師田作六

軍出於六鄉而六遂爲六鄉之副則治兵大閱遂吏自當

在軍至四郊公邑之吏周禮敘官無明文要其職秩必不

得踰遂吏則其不命者蓋尤多

內百官亦有不命之士然員數不多且不必皆與師

田之事

故大閱縣鄙建旐

即公邑

治兵郊野載旐

郊即四郊野兼六遂公邑

明五旗以旐爲最卑知凡遂郊公邑之士皆建旐物其一命以上各以命數爲物之旐不命之士則皆以旐易旐故自爾雅以後毛許何劉諸儒率以旐繫旐言之明物雖爲諸旗之通法而易旐而旐則爲物之屬別其制至略而等尤殺唯旐有之它旗悉無是法故得專繼旐之名以王官論之不命之士員數既逾萬侯國降於天子數當亦不少則旐旐雖卑而建者實較它旗物爲尤眾故詩詠師田畫及之矣

釋鄉射禮獲旐第六

鄉射禮記旐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棨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云旐物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

也無物者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翻所以進退眾者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今文糅爲緇韜爲翻

又云君國中射則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以旌獲於竟則龍旛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翻旌以獲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旛尙文章也通帛爲旛士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翻爲旌以獲無物也

案獲旌各以其物卽司常王建大常以下是也唯不命之士無物則獲用翻旌徒有羽而無糅旂與九旗之旌異若然諸侯當用交龍之旂大射於郊用旌獲旌卽謂旂旛之注析羽者於竟與鄰國君射用龍旛則卽旂之爲旛制者

此旛有畫龍則通帛非無畫章之謂此其竊證矣鄭本謂
旛通帛無畫章而於龍旛則不能守其前說而云尙文章
以幹旋之蓋以爲旛之別制不知旛旛正法本有畫章也
上郊射所建旛亦卽旛旛此不云旛則疑是不注羽者抑
或注全羽之旛亦未可知凡行道則建旛雜記國君道苑
用綬復綬卽旛也詳前釋旛旛君在竟用行道法故客有用旛
矣諸侯以龍旛爲物而國中射用翻旛者燕射禮輕蓋不
必建其物也司常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旛旛之
上者此翻旛止用朱白二色或亦禮之降殺故不具五采
與

又案鴻脰在杠上其制未聞以意推之當是杠首橫木表
曲上出其形與鴻脰相似蓋以繫弧韜及羽旄之屬凡旗

正幅並以弧張之轉人所謂弧旌枉矢觀禮記所云弧旌
旂是也張弧之廣蓋與縵度正同若然五旗大常最廣縵
廣約有七尺零張弧亦如之則紫縵橫木未必有二尋之
廣竊意記云二尋蓋謂枉端并鴻脰之處用帛輅之卽爾
雅所謂素錦輅枉鴻脰以理推之必不過數尺故知二尋
者必并枉言之也古者度廣曰尋度深曰仞同爲八尺說文
人部仞伸臂一尋八尺鴻脰橫出宜用度廣法故不曰二仞而云二
尋耳鄭以仞爲七尺與尋異度非古義也鄭說仞七尺之

析詳求古
錄禮說

釋士喪禮銘旌第七

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
廣二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鄭注云銘明

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匹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合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杠銘幢也

賈疏云經直云長半幅不言廣則亦三寸

司常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之旌九仞

廣雅釋天云天子杠高九仞以下文

並同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

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

旌身亦以尺易仞也

小祝疏說略同

案凡喪禮銘旌各用其生前之旗物爲之周禮司常大喪其銘旌注云銘旌王則大常也若然經云各以其物者謂命士以上生前有旗物者孤卿卽以旗旌爲銘旌大夫士卽以旗物爲銘旌也其云無物者則別據不命之士言之

不命故無物而比擬旄物爲之此雖與正旗不同而可據以推旄物之制蓋緇爲旄之正色此緇長半幅所以擬旄之終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所以擬物之旆今文直作旆字尤可證旆末義略同而凡旄物之旆亦卽旗之末可知矣旄無論旛物皆用緇帛銘旌之爲帛爲布經注無見文以檀弓注推之則鄭意喪旌當易用緇布而旌末亦當用經布此未知是否要可證緇帛之制爲上下異色非唯飾側也正幅長一尺而末長二尺是旆之長倍於緇而杠之長與緇旆之和數正等禮緯及廣雅釋天說旌旗之杠並云士三仞銘旌之制賈謂易仞爲尺則是八分正旗之長而取其一也旆之廣三寸者旄物之度廣充幅帛幅廣二尺四寸今取三寸者亦八分帛廣之一與易仞爲尺分率正

合又其末疑亦當爲燕尾禮文不具也凡旛物皆有章而

旛旆之數各依命數王之下士一命

命大宗伯典命鄭注說

物宜一旛

爲最少此不命之士則無命數可視故擬物爲之無章而止一旛其制宜爾也鄭賈謂旛物並無章是直以不命之士銘旌之制爲孤卿大夫命士之旗物其誤明矣

又案賈疏釋注云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兩邊除二寸而言之則賈意銘旌用布卽隱據檀弓注義而小祝疏釋此經又以經末爲赤色繪與此疏義迂蓋經注無明文賈亦不敢決也